

■百姓记事

邵祥春家的路

□蒋平

邵祥春是我的扶贫结对户。

第一次去邵家，两年前的事，感觉路太难走了。坡陡山峭，是湘南金洞山区的普遍特征。从大路边的秧田村支部活动中心到邵家坡上的泥砖屋，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，却是名副其实的“看到屋，走到哭”。斗折蛇行的田埂，长满杂草野花，一道坡度近30度的乱石岗，恰似愁肠百转。这条小路，还是40年前修的，泥砖屋的年代则更久远。上得邵家坡，别说中老年人，就连两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也早累得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

几株柚子树，几片青菜园，几声鸡鸣鸣，间或猫戏狗欢，构成邵家坡田园生活的全部。白石灰粉刷的泥砖墙上，整齐书写着“两不愁，三保障”内容的粉笔字。同行的村支书刘献武告诉我：“老人家怕自己健忘，特意将精准扶贫要求写到墙上，每天对着念一遍。”虽没谙过面，大老远看见我们，邵祥春便能叫出我的姓：“是蒋干部来了吗？刘支书跟我讲过几次，你的名字，我早背熟了昵。”

第二次去邵家，站在坡顶眺望南岭山源，我一下明白邵祥春不愿离开老房子的原因：但见田连阡陌，人行如蚁，良辰美景，尽收眼底。晨起开门见绿，晚归夕阳西照，名副其实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只是，此等闲情逸致，属于体健暇闲的驴友。而今の邵家坡，人去楼空，仅剩5户不愿搬迁的留守老人。相形之下，邵祥春身子骨尚算硬朗，只是年逾古稀，老年性风湿、关节炎等症仍然不请自到。有一次夜半痛醒，才发现身边一个帮忙的人也没有。“就那回有些后怕。不过没事，小孙子准备上小学，老婆子马上会回来，我很快又有伴了。”邵祥春说这话时一脸轻松，然而我们都听得揪心：纵然此坡风光好，却非老人长居地。随着年纪增大，这5户老人的起居会越来越难，加之儿女们长期不在身边，一旦遇上紧急情况，叫村医都来不及。

与风景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泥砖房的破旧，用“危房”两个字形容亦不为过。邵祥春看出我的心思：“儿子媳妇靠政府的产业扶持，赚了一些钱，我准备将老房子补补，还能住。这儿住着惯了，每天爬爬坡，种种地，身体好着呢。”刘支书拉过我，悄声耳语：“没办法，我们做了多次工作，想让这5老整体搬迁。老人们恋旧啊，又不愿跟年轻人过，都发了脾气，说宁愿死在老屋内，也不愿住进养老院和小洋楼。”

去年，我为邵祥春争取到一笔危房改造资金，邵家在进村大道旁修建了一栋两层新楼，儿孙已经实现居者有其屋，邵家两代人爬坡的日子正式成为历史。只是，邵祥春和4位老邻居，依然选择在山坡之上坚守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玩字牌，拉家常，只在逢年过节，才肯下山与后人团聚。

今年是村里的脱贫年，可偏偏在邵家坡5老整体搬迁项目上，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。我跟村委会多次探讨，终于达成这样的共识：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村里已经修成了脱贫路，正在修小康路，将来还要修富裕路，但千路万路，不能忽略一条亲情路；邵家坡5老作为村里发展的建设者、见证者，决不能将他们视作“钉子户”；宁可发展慢一点，也不要让一个村民在脱贫路上掉队。另一方面，邵家坡顶的秀丽风光，完全可以作为未来敬老怀旧、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。最终，大伙儿一致同意，从集体收入中挤出大部分，加上几家企业赞助的水泥、石料，先给邵家坡5老建一条回家路。

“一条2公里的标准村道会直达邵家坡。村里的卫生院，就设在村活动中心旁，村医配了摩托，遇到老人们有事，一个电话，保证5分钟内人到。”刘支书告诉我，实际上，这决定做得挺艰难，但方案一出，还是得到绝大多数村民赞同。

离开秧田村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回头眺望那条通往邵祥春家的路，感觉它更像一条通往所有留守老人、通往幸福新农村的路。

■乡村纪事

麦收时节

几个大太阳，满坡麦子黄过了太阳光。母亲去山梁，遥望麦地；尔后，到地边，一掐，麦粒收浆了；德长，粒满，硬渣渣的，若田埂上的土块，磕脚。麦芒也黄了，扎手。

人在哪儿，黄麻狗跟哪儿。黄麻狗伸长舌头，卧树荫下，警惕望着前方一丛正微动的草。麻雀在地里飞，三只两。黄豆子雀儿把窝搭麦莧上，小鸟孵化出来，叽叽地叫。

几只麻花鸡敛着翅，踱着步，往麦地钻。鸡不纯粹啄麦粒，麦地蚰蚰和小虫子众多。捡一块小石子，母亲往麦子茂密处扔，地里就涌微浪。

母亲把手搭额头，眯眼望太阳。她满意地笑了。太阳越大，麦子越不爱长虫，还老得快。麦地与青瓦房之间隔有二道坎，隔有几根田埂。木门吱嘎声、铁桶砸瓢声、猪打圈声、樟树叶掉地声，还有偶尔一两下咳嗽声。除此，村子没其他声。

村子的声音都是火爆阳光下的脆响，这脆响像极了麦子成熟的声音。

布谷鸟早叫开了，叫声在麦梢上晃悠。

村子的土地一小块一小块的，不是梯田，是零星的百衲衣。

父亲把挂在篱墙上的槲枷取下来，泡在屋后水凼凼里。马上就要割麦了，槲枷要派大用场。槲枷家有。

镰刀堆在去年的墙角，母亲掀开杂物，用手试试锈蚀的刀刃，打一盆水，按在磨刀石上磨，囉囉囉的声音，如在割麦。

麦子要跑路。我不信。长地里的麦子会跑？

母亲所说的跑，不是我想的那意思。在我割完一厢的最后一茬，母亲指着坡上那块黄色閃眼、待割的麦子说，你明天早晨早点起来看，那一片麦地肯定返青。

熟透的，怎么会呢？第二天我真站在那坡上瞧这块地时，果真是母亲说的那样。我服了母亲。母亲是哲学家，还是位伟大的诗人。

母亲判断一厢麦子成熟与否，选择标准是时间和地点，不靠眼观来判断。

麦收要趁热。天越热，麦熟得越好。天越热，越要抢早割麦。天越热，麦粒成色才越好，饱满，干脆，磨的面才香。

天变得比翻书快，一朵云过来，或云还没过来，雨就先来了，冰雹就先来了，得赶在下雨

■光影记录



水袖戏曲舞蹈演进村庄

近日，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歌舞团演员，在黄花镇张家口村启动的2019年“三送扶”暨科技活动周服务活动现场，为村民表演水袖戏曲舞蹈《绝代风华》。

2018年底，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歌舞团将传统京剧元素融入现代舞蹈中，创编出别有韵味的水袖戏曲舞蹈《绝代风华》，并在当地乡村进行巡演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唯美的国粹视听“盛宴”。

张国荣 摄

或電子之前收，不然，一场雨，一阵電子，麦粒就砸地里了。麦一倒地就生芽，生了芽的麦，磨不出有劲道的面，散如糠，连畜禽都不吃，辛苦一季的收成就全打水飘了。

农忙，农忙，忙的是季节，忙的是时间。忙，就是与老天爷抢口粮。

麦穗，又叫麦吊吊。麦桩留地里，麦吊吊堆地垧，厚厚一层。爆晒，晒得地垧都流油。

啪——啪——，槲枷翻飞。一家的槲枷声起，另一家接着来。啪啪声此起彼伏，溅得满沟响。

麦子在槲枷下飞扬，父亲站在地垧一头，母亲站在另一头。父亲的槲枷一扬起，母亲的槲枷马上落下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麦草碎了，钻麦草下的麦粒浅笑依然。

父母在前面打，我执一把花耙子在后面扒，麦草扒开，麦粒扫堆。

麦粒堆里有麦壳，也有麦芒。村里风小，扬不起场。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，暮色从风车里吹出来，麦粒堆在风车肚皮下的萝筐里。麦壳吹到风车尾，远远地飘。麦芒重一些，堆在风车侧面出口，同时堆的还有少量瘪麦粒。

夜色如飞天的尘土又落下来，风车的叫声也一个一个停下来。

晚饭后，麦进仓，斗筐空出来。一家人睡在筐里看星星，到天亮。

唉，几十年没麦收了，挺怀念的。

■如歌岁月

远去的“月牙镰”

□许贵元

我的家乡是冀东远近闻名的产麦区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国家列为“万亩良田万亩麦”的北方农业样板区。

那时，大人小孩儿都会背“春分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一类农谚。收秋种麦是农村最忙的季节，家家户户起早贪黑，摸爬滚打在地里，直到把麦子种足种好才能喘口气儿。麦子种完以后，平坦的田野一望无垠，开阔透明。白天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四邻村庄，傍晚看到的则是美丽的晚霞和炊烟。晚上出门没有路灯，凡有灯火闪烁的地方便是村庄。

夏收季节，便是农民向“老天爷”宣战和拼命的时候了。因为“老天爷”没准“性”子，说变脸就变脸，不是刮风就是下雨，有时还下冰雹。乡亲们最担心快到手的麦子烂在地里。所以，一到麦子收割那几天，家家户户都心急火燎。那时，最流行的口号是“虎口夺粮”。因为当时很少有先进的收割机，一般都是靠长满老茧的双手拔麦，打血泡是家常事儿。后来，改用镰刀收割算是换上“铁手”了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的哥哥和姐姐在家里是顶门户的壮劳力。我在离家10里远的镇上读高中，暑假、秋假和寒假都帮家里干些农活儿。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，收割小麦那几天，不让我干这个累死人的“重活儿”。我执意“参战”，哥哥就特意给我找来了一把钢口锋利、使用爽手的“月牙镰”。因我自幼生长在农村，对一般农活儿都能拿得起来，对收割小麦也并不陌生和犯怵。收割时，我总是冲锋陷阵，不甘落后。哥哥和姐姐看我那卖力气劲儿，脸上挂满了笑容……我们一家人总是在紧张、忙碌、快乐的气氛中，度过夏收这个一年四季中最较劲儿的季节。

参加工作后，每逢麦收我就赶回农村老家帮着忙活几天，或带上机关的伙伴们，利用傍晚和起早的时机抢收小麦。年迈的老母亲和二嫂，会给我们一群城里去的“帮手”准备实惠的庄稼饭：手擀面，外加西红柿鸡蛋卤、大酱肉丁卤或豆角卤，还有凉拌黄瓜、西红柿。另一样主食是用野菜包好的锅贴饺子。伙友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后，有的还要拿上几个大饺子带回市里给爱人和孩子尝尝。

转眼30多年过去了。现在，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小麦都是机收，用不了一两个钟头收割脱粒就一场儿打完，欢声笑语充满了田间和农户。

我曾经用过的那把“月牙镰”早就“下岗”了，被家人收拾起来挂在不住人的厢房墙上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锋利的“月牙镰”也染上了星星点点的锈迹。

我时常会想起那把“月牙镰”。每当回老家的时候，我总要去厢房看一眼“月牙镰”。虽然在麦场上失去了用武之地，但它却目睹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，见证了农村改革开放如何割除贫困，农业如何走向现代化，农民如何过上了富足生活的全部过程。这恐怕就是“月牙镰”为什么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仍会被挂在厢房，以及每逢麦收季节，我就会思念它的原因吧。

■人与自然

亲亲泥土

□若荷

年少时，跟父母在鲁南一个小镇生活。那里的泥土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，它们是红色的，油泥一样的田地铺在庄稼的脚下，每当播种育苗、挖田松土的时候，总有人抱怨泥土的结实。倘若遇到下雨天气，泥土又会变得特别黏，从上面走过时经常会粘掉你的鞋子。另有一种土壤是黄褐色的，雨天不粘鞋底，而且还很惬意。小时候，我甚至脱了鞋子光着脚，在雨天的泥地上跑来跑去。

去年初冬去东营一个乡镇出差，坐在颠簸的车里，透过车窗远眺，在风沙微扬的地方，看到的是以往印象之中不一样的景象。一路上，树木稀少，只有已经枯黄的芦荻，一片片密集覆盖在泥土之上。忽然发现泥土似有不同，白茫茫的，渗透出一圈圈白色的痕迹。

那白色的痕迹，便是当地人所说的盐碱。这时，我见过的土壤便有了3种。重度盐碱地里是长不出庄稼的，为了优化土地，人们抬高田土，播种耐碱抗旱的植物。在农科所里，我看到很多块盐碱度不同的盐碱地，科研人员正在用先进的技术，在盐碱地上种植粮食作物。

在黄河入海口，有一片红海滩，是由一种叫碱蓬的草本植物组成，经过植物从幼苗到成熟的色泽变化，将那片土地和水域变成一片红色的花海。有碱蓬的地方就有海水退却而出的土地，而碱蓬，则是脱离海水新生地上艳丽的衣裳。大自然给这里带来浩瀚的水域，也带来众多的鸟类和大片的水生植物，位于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，现已成为飞至北方珍稀、濒危鸟类的保护地和它们快乐生活的天堂。

我们总把大地比作母亲。但是，多年来，我们却把自己与土地隔绝开来：做着没有泥土的梦，生着没有泥土的疾患，赞美着没有泥土的“干净”。只是在强烈需要泥土的时候，才会想起和渴望着梦里的绿洲，去寻找一块被我们称作“母亲”的土地。

在鲁南的山村里，除了保证田地的耕种之外，老人们坚信土地是有“气”的。他们离不开土地，就如离不开呼吸。老人们喜欢住在小小的山村里，他们把一脚踩在屋里，一脚踏在泥里这样的生活叫“沾地气”。他们认为，沾了地气的人才不会生许多暗疾。城里人也想沾地气，那就得开车几十里到山里去，在野外温泉泡个澡，往身上抹一层泥，赏一赏野花，吃一吃野菜。

乡村的土地，是魔法师手下的金子，它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欢乐、太多村庄和庄稼的梦，你带不走它，它却能够留住你。我愿每一个拥有土地的地方都拥有一片绿洲，土地丰饶，土壤肥沃，有满满的收获。

■灯下小品

杏上春秋

□蒯丽燕

夏至前夕，是吃杏儿的好时候。街上的水果铺子里，成箱成箱的杏儿摆在阳光底下。每每这个时候，蛰伏在内心深处的丝丝情愫，就次第醒来。

老家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杏树，两个成年人张开双臂刚刚可以将其抱在怀里。从有记忆开始，那棵杏树就在水库旁边伫立着。每年春天，树上都会开满杏花。淡而甜的花香，氤氲在头发上，衣服上，仿佛洗过了杏花澡，清香怡人。

对于杏花，小孩子自然没有多少心思。我们那时更急切的，是不停地问家里人，什么时候才会有杏儿长出来。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”多年以后读东坡词，才隐隐懂得了青杏之美。然而那时，关注的是舌尖上的快感。

青杏吃到嘴里很涩，也很酸，酸得叫人拧眉，酸得叫人咧嘴。薄薄的一层杏肉之下，是一颗指甲盖大小的乳白色杏仁。吃完了杏肉，我们常常还会捏杏仁玩。

一颗杏儿，由青转黄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耐心。小孩子们却急不可耐，几乎每天放学后，都要到杏树下去看一看，转一转。看着看着，心里就会痒痒的，忍不住掐一根树枝，或者抓起一块小石头，朝树上挥打过去。幸运的时候，三两颗杏儿就落地了。捡起来，也顾不上擦

■艺苑百家



《瑞雪》

邢力军 作

邢力军的墨竹气节

□□

赵升云

邢力军生于一个传统的家庭，自幼受长辈影响，不为利动，不为威劫，不以穷变节，不以贱易志。他秉承了父母“威严不足以易其位，重利不足以变其心”的高尚情操，形成了其文人的品格和气节。人生有了高度，生命有了起伏，艺术就具有了丰富的内涵，具备了立意清新，情趣高远的创作基础。

细品邢力军先生的风雨竹，不雷同古人，所表达的意境有其特质，描绘的不是单只或数支竹的绰约风姿，表现的不只是个体清高，较之古人，胸襟更为高远。笔端的风雨竹大多是层层叠叠，朗逸有致，有千军万马之势；碧波连天，迎风起舞，幻化云卷云舒的气象；纵使黑云压城，风雨交加，枝叶弯曲，沉浮起落，亦咬定青山，永不放弃。竹之正直倔强、铁骨铮铮、无所畏惧的个性，跃然纸上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邢力军先生笔墨功夫浑厚深沉，雪竹的创作尤显其作品的清润润泽，磅礴大气。在高度凝练的笔墨中，他运用浓、淡、干、湿、浓湿互渗技法去铺垫，使得水墨交融、水墨晕染，墨分五彩，气韵生动，呼之欲出。其浓墨重笔下的雪竹，苍劲不失灵动，变化不失厚重；焦墨与亮色的反差，剔透不失稳重；层次分明虚实关联，逻辑关系自然

一下尘土，就把嘴凑上去了。

杏儿终于黄了，一颗颗挂在树上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被大人呵斥，身手敏捷地爬到树上，用力地摇动枝干，金黄的杏儿就会铺满地。咬上一口，杏儿的香甜就像一条潺潺的溪水，流进了孩子们的心田。

老家的杏树，陪伴着金色的童年，走出了很远很远。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村里人就将这棵老杏树砍掉了。挖过的地方，遗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块伤疤。

没有了杏树，旁边那片庄稼地也像失去了背景的画幅，只剩下空洞无力的苍白。之后的很多个夏天，都没有杏儿可吃，味蕾似乎也迟钝麻木了很多。

搬到城里后，老家的一切，也都被留在了乡下，留在了那片曾生长过杏树的土地上。一个春天接着一个春天，从遥远的地方赶来，春季依然，杏花不再。

“杏儿青杏儿小，强摘酸涩寻烦恼。杏儿红杏儿黄，瓜熟蒂落慰肚肠。杏儿光杏儿圆，精灵活泛风景线。杏儿酸杏儿甜，酸甜苦辣润心田。”一首童谣里，杏儿的一生，也是人的一生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青年风华正茂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壮年的岁月饱满圆融，老年的时光浸润了酸酸苦辣，离合悲欢。杏儿的一世，像极了人的一生。

■闲情逸致

□郭华悦

青苔勾勒的初夏

今年的雨水格外充足，入春后，缠缠绵绵，隔三差五，没停利落过。梅雨季，被拉得格外漫长。好不容易，到了这几天，雨水少了，空气中隐隐有了干燥酷烈的味道，似乎有什么在隐隐地转变，一切变得有点不同了。

春去夏至。

但初夏里，还留着春天的影子。这影子，就是青苔。青苔的步履，与春天格外一致。3月，春至，青苔露绿头；4月，春浓，青苔绿满河；5月，春薄，青苔渐稀少。等到了夏天，烈日下，喜温暖潮湿的青苔已不复往日盛况。

而今年，因梅雨季拉得长，入夏后，雨水刚停，而青苔，依旧繁盛。黛瓦间，砖缝里，墙头上，都有青苔勾勒出的绿意。最后，连门前的水泥地，都被青苔占据。初夏的时光里，因绵长的梅雨季，而残留着春的景象。

青苔的生命力，格外顽强，稍不留神，便能十连百，百连千，蔚然成势。旧时的农家，但见梅雨季绵长的年份，总不免望苔而兴叹。青苔一旦连成势，便去之不易。当河里被青苔覆盖，养殖户们不免为生计发愁。而今，人们不再为此烦恼。如若静下心来，还能从青苔中领略到另一种风景。

这种风景，可以生在舌底。

如今的青苔，似乎很难再像往年，黢黑躲在无人关注的角落，静待季节轮换。因为从入春到入夏，采青苔的人一拨接一拨。采来的青苔，用鹅卵石捶击，洗去泥沙，再晒干，之后便能入饕。

要么直接油炸。吃油腻之物时，搭配上一点油炸的青苔，怎么吃都不腻。要么慢烤。在青苔上抹层猪油，文火慢烤，烤脆后，揉碎裹在饭团上，也是绝配。也可以清蒸，直接将新鲜的青苔放在碗底，加入食材和调料，煮熟后，清香扑鼻。

这种风景，也可以映在眼里。

如今的青苔，已是造风景不可或缺之物。造景观，少不了三大要素——山、石、水。山覆青苔，方显沧桑；石上生苔，才得逼真；水伴苔生，才有灵气。哪怕是人造的风景，都得有青苔衬托，方显得春意盎然。

有青苔的初夏，酷热未至，春色依存，别有一番风情。